

戎政典

戎政典第一百十五卷

兵略部彙考十三

漢二

高祖四年冬十月敗楚軍於汜水復取成皐軍廣武十一月韓信破楚軍殺龍且擄齊王廣八月與項羽中分天下羽解而東漢王追之按漢書高祖本紀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皐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羽當以救趙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又彊殺秦降王

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爲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曰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爲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爲趙王漢王疾瘡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八月項羽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呂后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曰西爲漢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中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爲平國君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

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亾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按蒯通傳韓信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卽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因請問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阻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于嶮塞糧食盡于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臣願披

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
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
爲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
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
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廩陳釋之事常山王奉頭鼠竄
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于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
相滅亡者何也愚生于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
也而事多大于張廩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勾踐
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
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
不賞足下涉西河據魏王禽夏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
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

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蠶蠶之致蠶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 按韓信傳信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散敗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度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

不得度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肝貽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輒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卽以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五年冬十月追項羽於固陵十二月圍羽垓下斬之東城春二月卽皇帝位七月臧荼反九月利幾

反皆自將征之 按漢書高祖本紀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圖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春二月漢王卽皇帝位於汜水之上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爲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反 按史記項羽本紀漢五年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

陵韓信彭越皆報曰請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之和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

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櫂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至平城使樊噲定代地 按漢書高祖本紀六年秋九月匈奴圍韓

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

卒墮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使樊噲留定代地

十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上自將討之 按漢書高祖本紀十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上曰豨嘗爲

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

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趙相周

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

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

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得

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將軍郭蒙破陳豨軍太尉周勃定代地下東垣春正月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秋七

月淮南王英布反上自將擊之 按漢書高祖本紀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

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

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獠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
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將軍柴武斬漢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秋七月
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見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戶
詔王相國擇可立爲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爲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
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
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按韓王信傳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
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
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
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
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爲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
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
起盲者不忘視孰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黥布軍追斬之周勃定代地斬陳豨 按漢書高祖本紀十二年冬十月上破

布軍于會稽布走令別將追之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周勃定代斬陳豨于當城

按黥布傳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

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具道狀王疑與亂赫

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

誅也上以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徵驗淮南王布見赫以

罪亾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爲將軍召

諸將問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

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

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

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

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居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東擊荊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魯布兵精甚上乃壁廣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諭謂布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僞與俱亾走越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遂滅之封賁赫爲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高后七年秋九月南粵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

竈姓周高祖功臣

按漢書高后本紀高后五年

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七年秋九月南粵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 按南粵傳南粵

王趙佗眞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郡中長吏亾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假秦已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毋爲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裔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

里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八年秋七月皇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等共謀爲亂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章等以兵討之誅諸呂立代王爲帝 按漢書高后本紀八年七月辛巳皇太后崩於未央宮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約恐爲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琊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

庚申平陽侯宙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尙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平陽侯宙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尙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尙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尙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殺呂祿管殺呂嬰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按齊悼惠王傳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爲王太子襄爲齊哀王孝惠六年嗣立